

■红烛赞

李立平,从英语教师到艺术摄影师

□张 勇

前几天我在写崂山风光的一篇小文时,李立平老师恰好就在崂山北九水摄影采风。看到朋友圈的照片后,我发给老师“潮音瀑”的火柴图,并留言“与今日北九水摄影应景”。李老师则笑脸回复我,Coincidence!

Coincidence是英语的“巧合”。已记不得这个词儿是在哪里学的,但李老师教我们时的课本里没有这个词。初三的教室,仍在初二时从大门口的前楼搬到盥洗室楼的一层。说是一楼,实际还要上十几层的石阶,然后左拐再进教室。初一时的班主任赵健彬老师再任班主任,各科老师也都精心配备,包括大名鼎鼎的李立平老师。

李老师的有名,先是体现在他的摄影。上海路7号的校门进来,要走一段60米长的上坡道。上坡道的右侧,即水泥地面的篮球场北墙外侧,是学校的阅报栏和宣传栏。每当有新闻报道的图片时,都在这一排玻璃橱窗展出。而这些校内活动的照片,全是教英语的李立平老师拍的。

记得上初二时,“文明礼貌月”结束后,有张各班积极分子的合影。那天利用早自习时间,二十几人在上坡道的白色雕塑前,摆好位置准备拍照。待李老师示意后排站立的哪位调整姿势时,他并未说同学或那个谁之类的打招呼词,而是用了个鲜亮的词语“阁下”。

阁下,Your Excellency或His Excellency、Her Excellency,用在极为正式的涉外场合,表达对人的一份尊重。那时的我们尚不足以了解

这个词的英语说法,就像coincidence这个高级词。直到两年前与李老师重新联系上,才晓得“阁下”是九中英语教研组里大家对李老师的昵称。当李老师同我谈起他的这一雅号时,我猛然察觉当年我们在拍照的现场以及后来的课堂,李老师也不时以“阁下”称呼个别同学,用作必要提醒与及时建议。如此这般,它比大范围公开点到某人的名字更显委婉温良。这种思维构架与行为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潜移默化,从而影响内心对此认同的学习者,成为汇聚一所学校文化传承的物质积淀。

胸前挂着照相机的李老师,不知道的人以为他就是摄影师。李老师确实是摄影师,而且是学校的专职或兼职摄影师。除了拍摄,洗照片也是他本人的工作。上坡道的尽头是红旗楼,红旗楼的左侧是团委。团委的里间还是洗照片的地方。洗照片屋子的北窗,正对着我们班教室的三个大南窗。有时会发觉,李老师正在办公室的里屋洗照片呢。

善用镜头的广角去捕捉世间万象的摄影师,在英语教学上传授除了语言本身之外的大道理和小知识,这让我们从一门基础课的角度,去观察和发现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更从思维和认知的广度去树立多维而非一元的探索和判断的方式。

英语课本里有一篇课文提到sensor(传感器)。李老师讲到课文中的小主人到了his room(他的房间)时,特别强调这个his(他自己的)。其时,四世同堂、老少三代共居是国人常见的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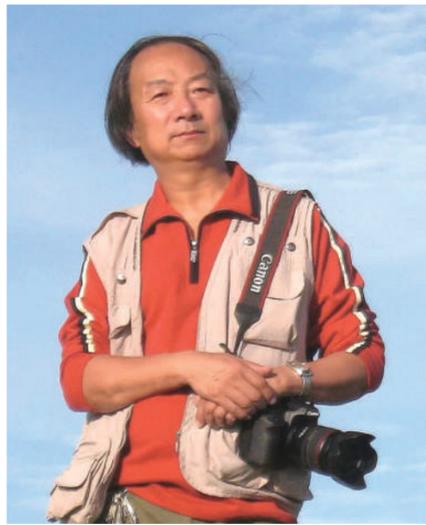
活状态。更有别于国外核心家庭为主的、一家通常分上下两层多个房间的实际状况。一个his,不仅对比了中外生活环境的不同,重要的是让人对一种文字语言的识读,增添应有的细致与独特的严谨。

其实,在正式成为英语教师之前,李老师是一名美术老师。1964年入校,他就以美术见长。毕业时因教师短缺,则直接留校参加工作。当学校缺少英语教师时,他又及时承担起这门课的教学。成功转型为英语教师后,他还升任学校初中英语教研组的组长。此时,他的周围都是资历老和年龄大的同事。“阁下”之名,盖因走上领导岗位而呈现的excellence(优秀)特质吧。

前段时间,我写到青岛九中的校训,与李老师首次核实当年学校标语大字的情况。李老师说,六二楼墙上的中英文美术字都是他书写的。那可是用长椅子拉绳、吊上去油漆,人还悬在半空之中,自左至右、依次完成的。学校大门口的校训也是他写的。每年需要更新一遍的校牌和校园里的其他字牌和标识,皆为李老师的一己之任。

与李老师再谈,得知他十年前退休时开始转向摄影,且以拍摄动感舞蹈见长。从美术到英语,李老师是英语教师中画画最好的;从英语到摄影,李老师又是摄影师中英文语最棒的。

一段教育,我们通常期待学到所有想学的知识。而一份工作,我们往往希望发挥所有潜藏和储存的能量。其实,学只是一个过程、不在乎其中的多与少;做、不过就是学的顺势延续,



李立平

是在发现别人所长之后的补己之短。有鉴于此,学习与生活的相伴,是恒久不变的学习。生活与学习的相拥,就是无限幸福的生活。

茫茫人海,芸芸众生。同一个时间,也许我们不在同一处地点。而同一方居所,我们或许又在不同的层面。期待一场不期而遇,去欣赏和感受李老师镜头下的美好世界。

■生活秀

这妖娆厨娘

□阿 占

琴生的厨房像个迷人的工业设计博览会,应有尽有。她在宽大一样宽绰的中岛操作台上摆弄日耳曼人制造的各种厨房“小心机”,分分钟顺手。

琴生做菜喜欢关上门,在她看来,厨房应该和卧室一样神秘——可还是允我看了个透彻。

行走天下,见得多了,上手又巧,她憎恨菜谱,讨厌围裙的形式主义。她擅长用很中国的食材调很西方的料。

那年我与几个朋友去欧洲旅行,走到西班牙的巴塞罗那,看完高迪建筑和兰布拉大道,又去了周边的两个小镇,锡切斯和贝萨卢。锡切斯以电影节和狂欢节闻名,海滩看上去很美,房屋都被刷成乳白色,映衬着碧蓝的海水,唯一的缺憾是太过喧闹。与它形成鲜明对比的贝萨卢,则是个内敛的古镇,中世纪城堡、犹太人街区都是又老旧又结实的样子。

地陪说,今晚去感受一家私人厨房,味道很东方,哦对了,她是你们青岛老乡哦。

明知道这是件跟推销旅游纪念品大同小异的事情,理智上排斥,可中国胃太没有立场了。连日来的海苔培根、奶酪、海鲜饭已经快把胃折磨疯了,它们向大脑皮质发送信号,神经中枢向饥饿中枢发出指令,理智就彻底溃败了。

于是,我们几个人见到了私人厨房的女主,琴生。

琴生有着青岛女子的一切特点,性格爽利,骨架挺秀,长发纷披,眼风上扬。果然,不出一个小时,她把连同自己名字来由在内的几乎所有历史都交代了。

琴生的名字有两层意思。一是在青岛出生,青岛别名琴岛;二是在中学当音乐老师的父母希望她日后成为小提琴演奏家,命生琴音,图个口彩。怎奈琴生学琴不用功,父母偏又严苛至极。都说琴童没有童年,琴生一边练琴一边挂着委屈的泪,度过了童年和少年的大部分时光。

终于考取上海音乐学院。离开父母的看管,琴生觉得自己像被放飞了一样。为了赚外快赚热闹,她随师姐去星级饭店拉琴,出入奢华场所,她开始颓废,不停地换男友,翘课,挂科,终于在大三被学院劝退。

青岛已无颜再回,为了生存,只好继续去星级饭店拉琴,这一次,她拼死抵抗任何诱惑,三尺以内任谁都能感受到她那逼人的寒气。来自内部的潮汐,主宰生命的律动,包含了任何可能与不可能,像一次绝地反击,像大海完成的分娩,那么痛,那么骄傲。再拉《天堂电影院》的电影插曲时,忧伤被诠释得无懈可击,一种绵延、细腻和悲情,常常让听的人泪湿眼眶。

至于后来怎么辗转来到了西班牙,琴生说得很雾化。出于礼貌谁也没有追问一句。只知道她已经来了十年,嫁的是“老海盗”,一个退了休的远洋船长,拥有多次环球航行经历,见惯风浪。

何须多问。天下偌大,琴生像一粒随风的种子,落在地中海的中世纪小镇,苦涩或甜润,都已成为她的丰赡生命的一部分。异乡见老乡,偶然的相遇,我等只需记取她生命中最为光彩夺目的一个断面,便已很好。犹记得那晚,琴生的菜妖



画/阿占

娆至极:整只去皮的西红柿,毫无破口,里面却塞满了壳的贝类海鲜。西红柿透明鲜艳,海鲜滑嫩多汁,一旁缀着用扇贝壳盛放的调料只是我至今都没有猜出来,海鲜是如何被裹进整颗完整的西红柿里的。

琴生还做了海虹两吃。在西班牙菜里,它被叫做红白两式。红式做法是加西红柿蒜粒香菜,白式做法是放葡萄酒和迷迭香。琴生仍记得青岛的海虹物美价廉,做法也很粗暴,满满一锅煮开了,全家人闷头吃上半个小时,吃到见底,发现汤是奶色的白。

琴生做菜,先是为了自恋,侍弄的是自己的心情,其后才关照食客味蕾——这一次,食客的味蕾将发生怎样的艳遇,完全参考假装温柔之厨娘的当日荷尔蒙平衡程度、前夜睡眠质量、身体状况与空气湿度,等等。

绝妙的做菜等于作秀。且是创意之秀。琴生不按常规出牌,随性大,不重复灵感,甚至,做出来的菜是要有点妖气邪气的,否则没意思。伺候一家老小三餐,不叫做菜,叫主妇职责,属分内活计。即便色香俱全,那色与香的浓度也会因为每天的使用频率而大大消弭。好东西都耗费不起。

吃着聊着,聊着吃着,到最后,餐厅里什么声音都没有,非常安静,我甚至听得见自己的心跳。最后一道,琴生把装汤的盘子从柜子里取出,洗好擦净,一勺勺把汤盛入。然后端上桌,再放上黑麦面包。我低下头去,吸了一口气,再也没有看她,一直到把那盘汤扫荡干净,最后用面包擦净盘底。几个同行者也跟我一样。

什么汤?这样一件格调与俗流迥异的事,倒真要问问清楚的。“没什么特别。知道你们要来,我早晨起来用瓦罐炖了一只鸡。火候到了,把鸡捞出来,再把鸡汤里放了土豆泥和新鲜鱼蓉重新滚开,加了一点牛奶和白胡椒而已。现在还有一大盘手撕的鸡肉丝,大家要吃鸡丝面还是麻辣鸡丝啊?”都要。

看着我们贪婪的样子,一晚上只是拿着葡萄酒微笑的老海盗终于说话了:“不要表扬她,今天过后,她就会忘记这一大桌子菜的做法。”

琴生连连点头,笑得像个纯粹的青岛姑娘。

■360行

不吃午饭的搬运工

□何美鸿

家里的洗衣机坏了,原本想请师傅过来维修一下,但想起已修过多次,干脆在网上再买一台海尔滚筒洗衣机吧。头天下单,次日上午就有负责运送洗衣机的师傅打电话过来了。

“你好,我今天把洗衣机送过去,白天有人在家吗?”

我回答说:“白天晚上都有人在的。”

“那好,我中午的时候给你送过去,行吗?”

“为什么要中午啊?”我有点奇怪为什么要在饭点的时候送过来,午饭后我还准备午休呢。

“我这还有好多货要去送,只能排到中午的时候了。”师傅在电话那头说。

“好,那你中午过来吧。”我说。

平常中午都是一人在家吃午餐。想着待会师傅要送洗衣机上楼,我想早点弄饭。一人在家吃得简单。我照例和平常一样在锅里下了春丝面条,切几粒大蒜子,然后在锅里加一个溏心蛋。面条煮好,刚关火,还没来得及捞起来,运送洗衣机的师傅电话就打过来了。

“我已经到你小区了,你那个单元楼怎么走?”

我告诉我所在单元和楼层的具体位置,那边电话便挂了。我看看手机,正好十二点,我心想着,难道这搬运师傅是等着送完洗衣机再回家吃饭么?

一会搬运师傅的电话又打过来:“我好像快到你单元楼下,但不能确定。”

“我这个楼层连通着物业办公室,跟物业办公室楼面相垂直,这个单元门跟其他单元有点不一样,只能从南面进来。”我在电话里解释说。原本怕他走错,结果经过我这一番大概只有熟悉这儿的人才可能听懂的“解释”,原本已快到单元门口的搬运师傅扛着洗衣机跑别处转了一圈又转了回来。

“我白转了一圈,本来都走对了的。”我听出电话那端搬运师傅有点气喘吁吁的声音,“嗯,这防盗门有密码,我进不去。”

我就在电话里告诉他密码。密码也不知谁设置的一长串的阿拉伯数字,若不小心按错一个就得重新开始。搬运师傅按了两遍,好容易将一楼那重重的防盗门打开了。那防盗门平常还得用一只手撑着,否则会自动阖上。我能想象搬运师傅扛着那么笨重的洗衣机艰难拉开门进来,又一步步爬上六楼的情景。

我把家里门打开,听着搬运师傅气喘吁吁爬上楼来的沉重脚步声。

搬运师傅是个不到四十的中年,瘦瘦高高的。——不是一般的瘦,那腰身真有点像女人羡慕的水蛇腰。他把背着的洗衣机往客厅里重重地一放,张口喘着气。

“辛苦你了。”为给他“错误”的指引而使得多走了些路和临近午饭还在为我送货,我感到有点抱歉。

他说:“是装阳台上吗?”

“不是的。”我有点不好意思起来,“烦

你帮我再背上楼。”家里房子是复式楼,楼上有个专门的小间做洗衣房。

我捕捉到他望向转角楼梯时脸上呈现出瞬间凝重的神情,但旋即他半蹲下身子,小心翼翼地把洗衣机重新背身上扛上楼。我在后边跟着。

“真辛苦你了,师傅,吃过午饭了吗?”待他重新释下重负,我随口说。

“啊,没呢。没时间吃,待会还要去别的地方送货。”依旧大口喘着气。

“啊?”我想了想,说,“我这煮了面条,还没吃呢,要不到我这随便吃点吧?”

或许是我这句话消除了某种生分,他笑了笑说:“谢谢,我不吃午饭的。”

“什么?不吃午饭?”我有点疑惑地重复了句。

“干我们这行的都不吃午饭的。”他边说,边把洗衣机挪进洗衣房。

“平常这么忙吗?中午都不休息,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吗?”我准备刨根问底。

“我们没有休息的,忙完这里还有别的地方。”他摇摇头,依旧笑着。

“你的意思,每天就吃两顿?”我忍不住地惊讶。

“是啊。早上七点吃早饭,晚上六点后回家吃晚饭。”他麻利地把家里旧的小天鹅洗衣机连着水龙头的管道拆卸下来,然后挪开一边。

“你这样不吃午饭有多长时间了?”

“已经快三年了。干上搬运这行就没吃过午饭,也没有节假日,起风落雨中午都在外面。”

“啊,难怪这么瘦。”我笑道,“不过瘦点显得年轻。”

他听到“年轻”二字,有点腼腆起来:“干我们这行的,就没有胖的。我一米七五,体重仅一百一,这海尔洗衣机扛在身上就是一百二十斤,比我本人还重。”

“哦,真是挺辛苦的啊。——那工资挺高的吧?”

“我们是计件的,按搬运货物的数量还有大小轻重来估价。总体还可以吧。”他笑道。我从他神情里看出了一种有偿劳动的满足。

“哦,难怪你们不休息。”

“休息一下,可能就错过单子了。”他笑起来,把新洗衣机水管接上。

他的眉头皱了一下,“休息?赚钱还要有命才好。前段时间我在这行做了四五年的伙伴,查出来得了癌症。他晓得自己得病还不治,还坚持来送货,就想多积点钱给自己的孩子定门亲。”

“得多注意身体,别营养不良啊。”

“怎么能注意得了呢,能赚一天是一天。”他无奈地说。

新洗衣机安装妥当,他交代了些安全质保和免费维修等事宜,然后“咚咚咚”下楼离开。因为在我这里多耽搁了几分钟,他下楼的速度飞快,那里还有大堆的货品等着他去其他小区运送。